

被誉为“美国最有号召力人气最旺的作家”

本书版权已销售二十多个国家

美国亚马逊网销售



埃德加·爱伦·坡奖获得者

警探哈利·勃什系列小说 / 电影《血腥拼图》原著作者

● 美国2005年度最佳小说

结案者

THE CLOSERS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 众 出 版 社

郭海 胡洋子 / 译

结案者

THE CLOSERS

[美] 麦克·康纳利 / 著

MICHAEL CONNELLY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案者 / (美) 康纳利著; 郭海, 胡洋子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The Closers
ISBN 978-7-5014-3850-1

I. 结… II. ①康…②郭…③胡… III. 侦探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643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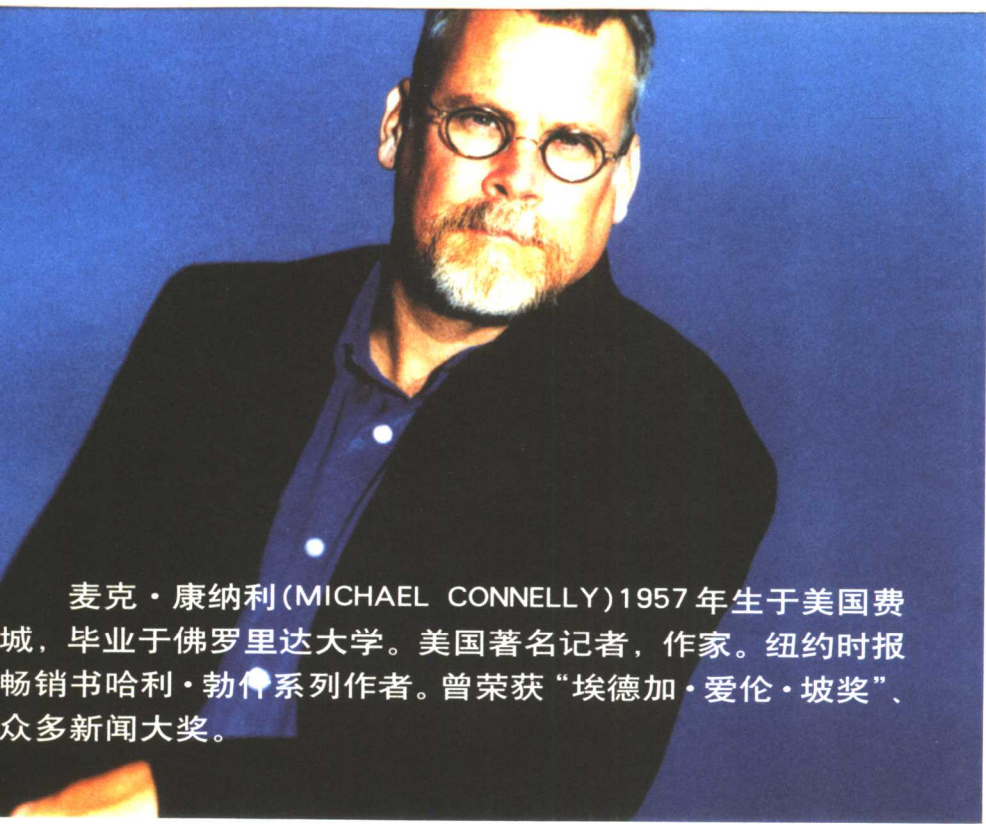
结 案 者

著 者: [美] 麦克·康纳利
译 者: 郭 海 胡洋子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48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50-1 / I · 1602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麦克·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1957年生于美国费城，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作者。曾荣获“埃德加·爱伦·坡奖”、众多新闻大奖。

责任编辑：张蓉

内容提要

警察永远都会有结不了的案子。退休侦探哈利·勃什重回警局，他的工作就是结束那些悬案。

二十多年前，一个混血女孩在深夜被绑架并且遭到枪杀。凶手用的手枪是偷来的，警方在凶器上发现了不明身份者留下的血迹。但不久之后，此案却不了了之。死者的父母遭到恐吓，参与此案的警员不是得到提升，就是被调离。

很多迹象都表明，女孩的死和一个种族主义组织有关，但令勃什奇怪的是，案件的原始记录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及此事。警局的前任局长出来警告勃什，让他离这件案子远一点。难道警方和种族主义组织之间还有什么牵扯？

勃什逐渐认识到，最大的阻力来自警局内部。他的调查，将揭开警局多年来鲜为人知的秘密。

图字：01 - 2006 - 1892

The Closers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2005 by Hieronymu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 Brow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部分

执著的追求

1

按照美国洛杉矶警察局的惯例，2-6 呼叫只有在调查案件的关键时刻才会被启用，它对警务人员的职业生涯会产生重要影响。它把两种呼叫结合在一起，2 代表无线电通信密码急呼，意味着“立即回应”；6 则表示这一呼叫来自帕克中心六层，象征着权威，警察局长就是在那里控制着整个警局。2-6 呼叫源源不断地从局长办公室紧急发出，每一个明智的警官听到呼叫都会立刻回应，没人敢耽搁片刻。

侦探哈利·勃什在警局工作二十五年了，但一直都与 2-6 呼叫无缘。其实，除了 1972 年在毕业典礼上戴上警徽之后，他连和局长握手或者单独交谈的经历都没有过，更别说这么重要的呼叫了。当然，在他看来，这呼叫既是警局的特权，也是警局的坟墓。退休三年了，2-6 呼叫已经快被他淡忘了。然而这天早晨，吃过早饭正在系领带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接到了生命中第一次 2-6 呼叫。是局长助理打来的。勃什并不在乎他们是如何得到他的手机号码的。他完全理解局长办公室动用特权，以这样的方式找到他。勃什说：“我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不，要更快些。”局长助理的话不容辩驳。上了 101 高速公路，勃什以交通法允许的最快速度开往市中心，在车里系好了领带。

从挂断电话到他穿过帕克中心六层局长办公室的双层大门，勃什花了二十四分钟。他想，警局一定有某些记录，既然他们能得到他的私人手机号码，他们就一定清楚他从好莱坞到局长办公室需要花的合理时间是半个小时左右。

但是局长助理——名为霍曼的中尉——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并示意他在塑料长椅上坐下。他注意到，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那里等候了。

“你迟到了，”霍曼说，“请坐。”

勃什决定不反驳。他走近长椅，坐在那两个身着警服的男人中间。

他们笔直地坐着，不说一句话。他猜测，他们也收到了2-6呼叫。

十分钟过去了。坐在两边的男人都在勃什前被叫进局长办公室，每个人在里边呆了五分钟。第二个人进去后，勃什听到里面传出的争吵声，当那人出来时，脸色灰白，眼里充满了不满。这让正值退休年龄的勃什感到很不舒服，难道面临退休正是那人所不满意的吗？勃什曾经在《时代》周刊上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城市议员的儿子联合其他部门反抗警局，当值警官因为没有及时通知局长而被降职。

终于，霍曼放下电话，手指指向勃什。他站起身，快步走向办公室的一角，从那里能看到城市火车站和铁路两侧的院落。这风景不是最好的，但也还不错。不过这座老楼就要被拆掉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全新的现代化警察局总署办公大楼。在此期间，警察局会搬到临时办公室。依据档案，现在的警局总署被称为“玻璃屋”，也许是因为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保存在那里。勃什想知道下一个地方将被称为什么。

局长坐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签署公文。他边埋头继续工作，边示意勃什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三十秒内，局长签完了最后一份文件，抬头看看勃什，笑了。

“我想见你，并欢迎你回警局工作。”

他的声音中带有东部口音。勃什对此并不在意。在洛杉矶，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这是这个城市的优势，同时也是弱势。

“很高兴回来。”勃什说。

“你应该明白，我真心希望你回这里工作。”

“是的，先生，我明白。”

“当然，在批准你回来之前，我对你做了广泛的调查。对于你，我担心的是……可以说是你的性格，但是最终你的才干战胜了一切。还要感谢你的搭档凯兹米·赖德对你的推荐。她是一名优秀的警官，我非常信任她，而她十分信任你。”

“我已经谢过她了，但我要再一次向她道谢。”

“虽然你退休还不到三年时间，但我要提醒你，勃什侦探，现在你重新加入的警局和当年你离开时的警局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明白。”

“我也希望如此。你知道判决许可这回事吗？”

勃什刚刚离开警局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大规模的贪污腐

败、暴力事件和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调查。洛杉矶警察局前任局长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避免警局被联邦调查局接管。现任局长如果依旧我行我素，联邦调查局就会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制裁。前任局长被革职了，没有人愿意重蹈覆辙。

“是的，”勃什说。“我读过那些报道。”

“很好。我非常高兴你一直对局里的事情了如指掌。无论你从《时代》周刊上读到了什么，那都是我们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还将更新警局的技术设备。我们正在推广社区政策。总之，我们正在做许多好事，勃什侦探，这些事情按照以往做事的原则和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是的。”

“你的重新返回是没有保障的。你有一年的试用期。所以再一次把自己看做新手吧。我批准你回来——我就能在一年内不需任何理由将你淘汰掉。不需要任何理由。”

勃什没有回答。他并不打算说什么。

“星期五，我们要给一批警官院校毕业生颁发毕业证。我希望你能参加。我想让你看看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们脸上洋溢着的成就感。我想用警局传统的办法让大家重新熟悉你。我想这对你是有帮助的，帮助你重新给自己定位。”

“如果您希望我参加，我会去的。”

“很好。我们那里见。你将作为我的客人坐在贵宾区。”局长在便笺簿上记下了对勃什的邀请。随后，他放下笔，抬手指着勃什，充满激情地说道，“听着，勃什，永远不要为了执行法律而破坏法律。每时每刻带着同情依法办事吧。我和我的城市都认可这一点。我们对此能达成一致吗？”

“能。”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

勃什起身准备告辞，这时局长也站了起来，向他伸出手臂，把一件东西放进他手里。勃什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枚金色的侦探徽章，它的背面保留着勃什的老号码。那号码不曾被别人用过。勃什几乎要笑出声来。

“好好佩戴它，”局长说，“并为之骄傲。”

“我会的。”

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但是局长并没有笑。

“被遗忘的声音也回来了。”局长说。

“您说什么？”

“那些悬而未决的案子总是令人不安。我们有一屋子的惨案，这也是我们最大的耻辱。每一桩案子都像扔进湖里的石子，激起的波纹随着时间扩散。家庭，朋友，邻居，一波又一波。忘掉了这些，我们何以称自己为卫士？”

勃什收回自己的手，没有说一句话。局长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我到警局时，改掉了部门的名称。那些案子不是旧案，我的侦探。那些案子不会被束之高阁。对一些人永远不会。”

“我清楚这一点。”

“那么，回到你的部门整理案子吧。那是属于你的艺术。这是我需要你回来的原因，也是我冒险启用你的理由。告诉他们我们没有遗忘。告诉他们在洛杉矶，案子是不会被搁置的。”

“我会的。”

勃什离开了，局长还在原地站立着。勃什感觉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真正和局长在心灵最深处的接触。军队里有这样一句老话，在战场上，你为派你出战的人而战斗，而牺牲。越南战争时，勃什在黑暗的地道里爬行时都没有这种感受。那时他觉得很孤独，他为自己而战，为能够活着而战。正是这种意志使他来到警局，他并不是在为上级而战斗。现在事情也许会有所不同了。

他用力地按下走廊电梯的按钮。他感到非常激动。局长似乎知道他们曾经唱过的歌。勃什很清楚，他的生活几乎是伴着那首歌而度过的。

2

电梯只下了一层就停住了。五层是公务楼层。最初，是不同部门的

中低级管理办公室，在里边办公的是些非警务人员、预算编制人员、分析专家和账务管理人员。以前，勃什是没有理由来这一层的，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陌生。

大厅里没有办公室的位置示意图。这一层的走廊呈H形，他走错了两次才找到503号办公室。开门前他停顿了一下，脑子里想着怎么做开场白。门后好像传出一种巨大的声响。

凯兹米·赖德坐在办公桌边，桌上的咖啡冒着热气。那张办公桌就像是接待人员用的那种，但是勃什从前几周频繁的电话中可以判断出这层是没有接待人员的。没钱挥霍在雇接待员上。赖德抬起手腕，看看手表，摇了摇头。

“我想我们约好是八点整，”她盯着勃什。“以后我们都会那样做的，是吧，搭档？每天早晨像是跳着华尔兹般地进入办公室如何？”

已经八点五分了。勃什看了看手表，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赖德笑着说：“好了，不和你开玩笑。”

眼前这个小个子短发女人，有一点发福，头发也已经变得灰白了，但是她肤色很健康，笑起来时越发灿烂。她走过来，举起另一杯咖啡递给勃什。

“尝尝看，我记得对不对？”

勃什尝了尝，点点头。“黑咖啡，我喜欢它就像喜欢我的搭档一样。”

“滑稽。我要为你写篇文章来报道一下了。”

她在前边做向导，勃什跟在后面四处看着。办公室很宽敞，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它能容纳九个调查人员——四个调查小组和一个组长。墙壁是淡淡的蓝色，就像勃什常看到的电脑屏幕的颜色。地毯是灰色的。没有窗户。墙上窗户的位置要么摆放着公告牌，要么挂着装裱好的多年前的犯罪现场的照片。摄影师在这些黑白照片中充分显示出他们的艺术造诣，展现了人的情绪和自然光影的结合。更重要的是，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把犯罪现场的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赖德知道勃什正在看那些照片。

“他们告诉我作家詹姆斯·艾罗伊选中这些照片，放在办公室里。”她说。

一道墙把屋子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凹室，两张灰色的铁桌子合并在一起，侦探们可以面对面坐在那里。赖德把咖啡放在其中一张堆满了

文件和个人物品的桌子上。一台笔记本电脑开着，嗡嗡地响个不停。勃什还没有回到警局的时候，赖德就已经搬进了这间办公室。

另一张办公桌干干净净，空空荡荡，等着自己的主人。勃什走到桌子后面，放下咖啡。他极力使自己不笑出声来。

“欢迎回来，罗伊。”赖德说。

听到这句话，听到罗伊这个称号，勃什终于笑了。被叫做罗伊的感觉很不错。这是一个被许多侦探用过的传统称呼。有一个名叫拉塞尔·库斯特的传奇侦探——真正的侦探，已经离开好莱坞警局多年了。现在的很多侦探都曾受过他的指导。1990年，他在下班时不幸遭枪击而死。他喜欢称呼别人罗伊，不管别人叫什么。这个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事情的起源无从考证，有些人说是因为库斯特曾经有过一个他深爱着的名叫罗伊·阿卡夫的搭档，所以他就开始用这个名字了，还有人说是因为库斯特喜欢罗伊·罗杰斯那个类型的侦探，戴着白帽子去办案，总是做正确的事。不过这些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勃什知道被再次称为罗伊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他坐到那把粗笨的旧椅子上，他敢肯定，如果在上边坐很长时间一定会得背痛病。他可不希望那样。第一次做侦探时，他就信奉一句格言：身体力行。他始终相信这句格言。

“大家都去哪儿了？”他问。

“用早餐去了。忘了跟你说，他们上周告诉我，这里的常规是周一早晨大家早点集合去用早餐。他们通常去太平洋区。我也是今天早晨到这儿，感觉到整个办公室死气沉沉时才想起来的。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勃什知道太平洋餐车历来深受洛杉矶警察局的偏爱。“一盘鸡蛋十二美元。我猜这是为加班而特批的。”

赖德笑着点头。“你说对了。但是当你接到局长的传呼时，你将无法消灭掉你喜爱的鸡蛋。”

“你听说了？”

“我在六层还是有耳目的。拿到你的徽章了吗？”

“是的，他给我了。”

“我告诉他你想要的数字。他给你了吗？”

“是的，凯兹米，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你已经对我说过那些了，搭档。不要对我说个不停。”

他点了点头。赖德身后的一张照片上，两个侦探蹲在一具平躺在河床上的尸体后面。从他们所戴的帽子来看，照片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拍摄的。

“现在，我们从哪里开始？”他问。

“我们这个部门三年来案件连续增加。他们说你应该熟悉你那个年代局里的一些人，有些事情错综复杂。”

勃什点点头。他很有感触。“我们有哪些年的记载？”他问。

“每一组有四到五个时间段。我们是新成立的小组，所以分到四个。”

她打开桌子中间的抽屉，拿出一张纸，递给勃什。

勃什/赖德 ————— 案例任务单

1966	1972	1987	1996
1967	1973	1988	1997
1968	1974	1989	1998

这是他们将要负责的时间段。

在第一组时段，他离开城市去参加了越战。

“一个充满爱心的夏天，”他说，“我想念那时候。也许我不该这样。”

他注意到第二个时段包括 1972 年，那是他出去镇压暴动的年份。他记得在出去巡逻的第二天，就接到佛蒙特州一所住宅的报警。一个东方女子请求警方查看她的母亲，因为母亲总是不接电话。勃什发现她淹死在浴盆里，双手双脚被拴狗的皮带绑着。她的狗也死在浴盆里。勃什想知道那位老妇人的谋杀案是不是也列入了等待着他办理的这些案子当中。

“这是怎样得来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会拿到这些年限的案件？”

“这些来自另外一些小组，我们是要减轻他们的办案负担。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办理其中的许多案子了。星期五我听说一桩 88 年的旧案又被翻了出来，我们今天就该开始办理那桩旧案了。我猜你会把它当做

是欢迎你回来的第一份厚礼。”

“是什么旧案呢？”

“DNA 案或电脑检测的指纹案。”

“我们的是哪一个？”

“我想是 DNA 案。我们今天早晨就会知道结果了。”

“上周他们没告诉你任何事情吗？我周末也可以来办公室，你知道的。”

“我知道，哈利。但这是一桩旧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办理悬而未决的案子是不同的。”

“是吗？为什么呢？”

赖德有些不快。就在她开口回答前，门开了，办公室里立刻充满了喧嚣。赖德走出凹室，勃什跟在后面。她向办公室成员介绍了勃什。其中两个侦探，蒂姆·玛西娅和皮克·杰克逊，勃什比较熟悉。另外两对搭档是罗伯特·伦纳和维克托·罗布利特，还有凯文·鲁滨逊和简·诺德。勃什认识他们，也认识这个小组的荣誉组长艾贝尔·普拉特。每个人都是顶级侦探。

欢迎仪式热烈而激动，有点过于正式了。勃什知道大家对他的到来持猜疑态度。每个任务都会使部门的侦探们垂涎三尺，而他已经退休三年了。勃什知道，正如局长所说，他的确应该感谢赖德使他重返工作。她的上份工作是在局长办公室做政策分析，她实现了让勃什回来和她一同处理旧案的想法。

握手之后，普拉特邀请勃什和赖德到他的办公室里，又是一番欢迎的话语。他坐在办公桌后，勃什和赖德在桌前并排坐好。除此之外，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家具了。

普拉特比勃什小几岁，五十出头。他保持了良好的体形，把他的聪明才智带给了劫凶部，而悬案组只是劫凶部的一个分支。普拉特对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无比的自信。他必须这样。劫凶部办理着整个城市最困难的案件。勃什明白，如果你不相信自己聪慧、顽强，比别人更狡猾，那么你不属于这里。

“我本想把你们两人分开，”他说。“这能使你们和部门内其他人一起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和你们以前所做的完全不同。但是我从六层得到消息，我并不想把事情混淆在一起。另外，我清楚你们俩工作时配

合得十分默契。所以，请忘记我刚才说的话。我给你们讲一点关于旧案的事吧。赖德，我知道上周我们已经谈论过旧案，那你就再听一次，忍受一下吧，好么？”

“没问题。”赖德说。

“首先，忘记结案。结案是胡说八道、是笑话，也是在撒谎。它是媒体的专用名词，是他们在报纸上对旧案的一种说法。我们能做的只是提供答案，这就足够了。不要误解自己正在做的事，不要为办案而误导家庭成员，也不要被他们所误导。”

他停顿了一下。勃什注意到墙上的凶杀照片是一个倒在被子弹打穿的电话亭边的男人。是那种只能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电话亭。

“毫无疑问，”普拉特说，“我们部是整个警局里最神圣的地方。一个遗忘了被谋害者们的城市将是死城。我们是绝不会忘记那些受害者的。我们就像被他们带进竞技场，去赢或去输。我们是最有可能赢的。如果我们不行，没人能做得到。如果我们说没法做，游戏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是他们最后的救助者。是的，我们受理的案子太多了，自从1960年以来，我们接手了八千个悬而未决的案子。但我们是吓不倒的。即使我们部一个月只受理一桩案件——一年只受理十二个案件——我们仍然在做事情。我们是最后的救世主，宝贝儿。如果你是调查谋杀案的，你算是来对地方了。”

勃什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他能看到普拉特眼中的真挚和痛苦。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愿意为这个人工作，这在他的经历中是少有的，于是他点了点头。

“请不要忘记，最后的救助者并不等同于最亲近的人。”普拉特加了一句。

“明白了。”勃什说。

“我知道你们俩在谋杀案方面有很多经验。在这里你们将会发现，与以往不同的是你们与案件的关系。”

“关系？”勃什感到不解。

“对，关系。我们运用的技术与以往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有尸体供你解剖，并把消息告之家人。现在，你们面对的是死去多年的受害者。这里没有解剖过的尸体，也没有谋杀现场。你们拥有的是谋杀方面的当事人，当然前提是你们必须找到他们，另外还有一些谋杀记录。相信